

普京执政基础与危机探析

刘莹

【内容提要】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的经验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为视角,通过发展事实和民调数据,从事实绩效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及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两个角度,分析当代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和危机来源。此前普京通过有效治理和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奠定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获得了俄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但目前治理绩效下滑,社会价值体系也受到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冲击,致使政权合法性出现危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俄罗斯必须通过深化转型改革来扭转绩效颓势和整合社会思想,同时兼顾全球化背景下内外两个层面的认同建设,以此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合法性 政治环境

【作者简介】 刘莹,1976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100871)

2012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至今任期已一年有余。与前两个任期“人气爆棚”的境况相比,普京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与俄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政治腐败引发民怨有关。普京自世纪之交担任俄总统以来,凭借力挽狂澜的个人魅力和出色的政绩,其民众支持率一直高居不下,稳定保持在70%左右。但自2011年年底杜马大选开始,对选举舞弊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使俄罗斯国内“倒普”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了席卷俄多地的游行示威活动。普京2012年5月宣誓就职新一届总统时支持率仅为54%,8月更降到48%^①。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乏力将动摇普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其执政的未来前景也非常不乐观。有学者甚至指出,在目前52%的俄罗斯人不支持普京继续担任总统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开始低迷,(俄罗斯)会出现变革需求”^②。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却认为,俄罗斯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接近两年的

时间里,普京的支持率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波动微乎其微。”^③

与13年前踌躇满志接任叶利钦时的境况不同,普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百废待兴、大有施展拳脚的俄罗斯,而是一个经历了转型初期阵痛、开始全面现代化进程却交织着各类社会矛盾的国家。13年前,受到叶利钦力捧的普京因为承载着太多希望而备受推崇,改革业绩也使其地位大为巩固;13年后,俄罗斯社会仍难以根除寡头经济和官僚腐败的痼疾,人们更厌倦了“梅普二人转”的执政模式,昔日的政治领袖明星黯然失色。普京的支

①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2年8月数据:<http://www.levada.ru/17-08-2012/reiting-putina-na-minimume>

② Putin's Popularity Wanes as Russia's. 18 April 2013. Boom Ends. <http://www.cnbc.com/id/100651504>

③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рейтинги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е снижаются. <http://www.levada.ru/13-06-2013/na-samom-dele-reitingi-populyarnosti-vladimira-putina-ne-snizhayutsya>

持率随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国力重振而提升,但也随着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而下降。但是,就目前情况分析,普京的政治影响力不会在短期内消退,俄罗斯仍会在他的领导下继续改革进程。普京执政具备什么样的基础,又正在面临怎样的危机?是否难以修复?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一 普京执政的基础

国家政权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合法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政权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的英文表述是 legitimacy, 俄文是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意为“法律许可的”或“宣称合法的”。但实际上,法律只是合法性的一部分来源,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在于认同。在中文中,“合法性”和“正统性”、“正当性”经常被当做同义词使用。正如我国学者所给出的定义:“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②而西方学者也强调合法性的认同一面,将其定义为“一个共同体对共同规则的接受和认可”^③。

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在《政治学》中探讨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提出“善业”和“正义”是城邦存在的基础和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理论始于马克斯·韦伯的论述:“一如历史上在国家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国家是以一种正当的(legatine)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支配性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的权威。”^④

基于对合法性经验性和规范性认同的认知,就不难理解合法性概念中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的角色作用:“一是从政治统治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政治统治必须具有让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适当的’和‘应当服从的’能力和功能,也就是说,这种统治是有效的,它能获得被统治者的承认和自愿服从,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承认和自愿服从;二是从政治统治的客体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于某种经验、价值、理念而将一种政治统治者看做是正当的、符合道义的,并对这种政治统治赋以自愿、自觉的认同、支持和拥护。”^⑤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法性

概念存在经验和规范也即事实绩效和价值体系两个维度,同时又需要分别从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两个角色视角来审视,其根本就在于政权是否能够通过绩效和理念获得社会的认同。

用政权合法性概念的两个维度来衡量,苏联时期执政当局对内注重意识形态宣传,价值基础缺乏理性因素和规范性;在事实绩效方面忽视和牺牲民生建设以换取对外战略政绩,对外部认同的重视大于内部认同。而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政权依靠新理念和变化也曾获得特定时期内短暂的支持,但由于成效与预期不同,最终因出现重大危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必须承认,普京初登总统职位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当时俄罗斯已经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但是无法进行深度调整,国家陷入无序状态,国力衰微,民怨深重,亟待新人新力量的介入。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对叶利钦及其执政团队太过失望,期望出现一位年富力强并值得信赖的政治强人上台执政——普京的适时出现正迎合了这样的时代需求和民心所向。当时的统计显示,普京在1999年8月担任总理后,借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出色的业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其支持率从2%直线上升到50%以上,俄罗斯也从1999年开始保持了长达10年的经济增长^⑥。可以认为,就任伊始,普京的政治权力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只不过这个基础更多来自前人的铺垫、公众的期待和普京的个人魅力,尚不具备长时段的经验性考量结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纵观普京的政治生涯,其执政主要具备以下四个基础:

(一) 制度基础。俄罗斯分别于1991年、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举行

①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③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⑤ [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⑥ 左凤荣、沈志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了总统大选,并在1993年、1995年、1999年、2003年、2007年和2011年举行了议会选举,这都保证了苏联解体后直至普京任期内,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系统和政治行为符合宪法规定,具备制度事实上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普京一共参加了三次总统选举,分别以52.52%(2000年)、71.31%(2004年)和63.6%(2012年)的绝对多数票胜出,选举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符合制度规定,也具有说服力。虽然叶利钦执政给人们留下了“超级总统制”的阴影,但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毕竟得到确立,而且“普京的出现恰恰是俄国体制变化的结果”^①,没有新制度就没有普京的今天。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废除了苏联的集权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础,建立了“一套权力继承的民主办法”^②。总统议会制也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进行转型改革的有益保障。在选举制度延续和立法机关有效工作的保障下,俄罗斯能够顺利开展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且以此抵制反对改革的声音。虽然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统治模式备受诟病,但梅、普参加总统选举的过程符合宪法规定,延长总统任期至六年的宪法修正案也于2008年获得杜马通过。因此,普京任三届总统和一届总理的执政过程具备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

(二) 绩效基础。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以及在2008~2012年担任总理期间,不仅提出了明确的改革纲领,也切实履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普京不但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改革成功提升了国家整体实力,也在社会民生建设方面有所建树。2005年,普京提出了以强化社会福利保障为核心的四大国家工程,分别涉及教育、农业、医疗和住房建设。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普京在任期间,俄罗斯的人口状况逐年改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贫困人口逐年下降。2000年至2007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50%,失业率和贫困水平平均下降了50%。2006年,俄GDP增长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增幅达6.7%,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苏联解体前水平,位列世界第十,人均GDP达7010美元^③。普京担任总理期间带领俄罗斯应对金融危机,2010年和2011年都实现了经济增长,还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程序。与苏联时期注重国家整体军工建

设和对外竞争相比,普京加强了对国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也因此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俄罗斯社会民意基金会2012年10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对普京任职期间绩效最明显的政策评价上,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提高了工资、退休金和救助金并保证及时发放,解决了社会民生问题和增加了对公民的关爱,保证了国家的稳定。而2001年4月至2012年9月的持续民调也显示,给予普京执政期褒扬的民众一直超过半数,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9月和2008年4月,分别为77%和78%;最低值出现在2012年9月,为50%^④。由此可见,普京的执政基础与其改革建设绩效紧密相关,近一两年俄罗斯经济出现颓势,这个基础也有所松动。

(三) 政治文化基础。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对权威、统治者和国家的崇拜情结。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人们都倾向将统治者与理想化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带有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至今仍然对俄罗斯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使得普京执政的政治文化基础带有非理性、重理念的特点。“普通俄罗斯公民评判总统不是依据其自身性格特质,而是从主观看法出发,认为最高统治者应该具备何种品质。”^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俄罗斯社会对普京作为总统的认可度一直高于其他政治权力机关;或者说,社会对普京个人的认同大于对其政绩的认可。有趣的是,俄罗斯人倾向将改革成绩都归功于总统本人,以至于普京个人的支持率一直明显高于政府其他机构。在普京2008年担任总理以后,俄罗斯行政机构的支持率又出现了变化:出于对普京个人的信任和好感,民众转而对总理持较高支持度,而对政府机构本身则相对表示不满意。政府的工作绩效也因此没有与总理关联,而是具体涉及分管不同工作的部长身上。据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

① 左凤荣、沈志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下)》,第309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③ 李中海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经济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④ В. Путин на выс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стах. 4 октября 2012г. <http://bd.fom.ru/report/map/dominant/dom3912/d391204>.

⑤ Исаев Б. А., Баранов Н. 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зд. «Питер», 2012. С. 53.

1月的数据,69%的受访者支持总理普京,而只有49%的人认可政府的工作^①。

(四) 意识形态基础。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表达方面和工具方面的作用,两者共同指向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支持^②。虽然普京曾屡次提到不会设定特别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他将俄罗斯民族国家传统、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现实需要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的理念,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精神的核心,也是当前俄罗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见,“思想对政治秩序极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础,并使民众愿意服从政府的权威。”^③普京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或可归结在政治文化基础特点之中,但其对民族国家发展和认同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以上四点说明,普京执政具备制度、绩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兼具事实经验和价值规范的基础,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和支持率,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13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经历了转型初期的阵痛,重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提升了国力,恢复了国际话语权。可以说,普京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卡里斯马”^④基础上又有绩效的保障,即在民众认同的感性基础上又添加了理性成分,兼具事实绩效和价值认同两方面的基础。

二 普京执政的危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政权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整体化的社会,而是一个急剧发展变化且多元化的新型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政权被孤立起来了,亟须获得事实绩效和价值认同两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俄罗斯转型之初,叶利钦政权和苏联政权一样,关心的并不是基础民生建设和来自于国内社会的认同,而是急于用快速展开的经济市场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化来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可。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条件。从情感上来说,俄罗斯人并不能接受“休克疗法”,只因为这是国家改革必须要进行的步骤而接纳。1991年秋天的民

调查显示,有大约50%的俄罗斯人表示愿意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和繁荣忍受转型初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等困难,只有1/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盖达尔主导的改革^⑤。然而,随着改革矛盾的逐渐凸显,俄罗斯社会对待困难的忍受度一再降低,到1996年年初,叶利钦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全面昭示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但是,俄罗斯社会的反共情绪、改革进程的不可逆性、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等因素都给了转型继续下去的理由和希望,也暂时保住了叶利钦的执政地位。

还有俄罗斯学者在谈及叶利钦执政危机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从文化学角度分析,危机源于俄罗斯文化中的主要特质——国家主义的危机;而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一危机则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政权确已不堪重负,不再有能力解决现实问题;二是社会民众对国家政权充满了质疑和不满^⑥。俄政治学家卢布斯基也认为,政府、政权党和领导人此前提出了太多执政纲领和承诺却无法兑现,这引发了民众的失望和怀疑,也导致政权丧失了合法性基础^⑦。也就是说,危机出现实际上是源于绩效匮乏和价值认同缺失,而这同样是普京执政危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经济结构不合理。普京前两届任期,借助高油价和高投资带来的利益,俄罗斯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也未能避免年均通胀超过8%的困境。实际上,受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颓势。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2008年下降了7.9%;2010年,俄罗斯经济复苏,2011年,俄罗斯的通胀率为历史最低,为6.1%,2012

①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1月数据:<http://wciom.ru/index/php?id=172>。

②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7页。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④ 卡里斯马型(charism)政治统治是指依赖最高统治者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所建立的权威型统治。

⑤ Исаев Б. А., Баранов Н. 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 49.

⑥ Там же. С. 50.

⑦ Лубский 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Курс лекций: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Отв. ред. С. А. Кислицын. Ростов н/Д, 1998. С. 84.

年却又达到6.6%。2012年上半年,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国内居民需求旺盛等有利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4%,同时依靠旺盛的借贷需求、较为强劲的工业生产等因素,全年实现经济增长3.5%,但却低于2011年的4.3%^①。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增长从普京担任总理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近几年,特别是2012年的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只是在总体上保持了稳定。俄罗斯经济固有的结构危机正在逐步显现。2013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疲软趋势更加明显,俄经济发展部、经合组织此前分别将俄罗斯2013年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4%和2.3%^②。2013年6月,世界银行也将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从2月的3.3%下调为2.3%^③。2012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不能再继续奏效。曾有舆论指出,俄经济增长风险主要与欧债危机遗患、国际油价下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等外部因素有关,还存在产业效率低下、资金流动波动性大等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过去的13年,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的局面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罗斯没有实现从资源出口型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些潜藏的危机,或许将影响普京执政的绩效,进而摧毁其执政基础^④。

(二) 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变化。可以说,普京在前两届任期具备两个较为有利的环境条件:相对宽容的国际社会和期待转变的国内社会。但是,13年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后者以更加健康、规范的制度结构和市场条件参与国际竞争,这给了普京政权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次,俄罗斯国内社会已经摆脱了最初接受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时的无知和渴望,逐渐成熟的公民社会开始要求更开放的市场和更多的民主;权威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不断受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冲击,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有所提升。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文化不再是统一意识形态领导下的单一模式,而在快速多元化,普京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单一变化显然不能跟上这样的变革脚步。总之,俄罗斯所处的政治大环境及其内部的政治

文化系统都发生了变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依赖性破坏了被统治的人民与其假定的统治者之间的相合性,因而动摇了合法性。”^⑤成熟起来的俄罗斯社会愈加不能容忍普京提出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不相融性,对普京执政的认同度受到极大影响。俄罗斯社会民意基金会2012年10月的调查结果,对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受访者表示最不能忍受的是高企的物价和通胀以及相比之下走低的工资和退休金;同样让民众不满的还有教育、保险、住房等问题。有4%的受访者开始明确对普京个人的职业资质提出质疑,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说得多,做得少”、“不能完成竞选承诺”、“没有具体施政措施”等^⑥。

(三) 来自于反对派的压力。普京前两个任期时,反对他的人主要是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财阀和以前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为代表的非政治人物,但他们并未实质威胁到普京执政。目前反对普京阵营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有5位代表人物,他们是:(1)原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2008年9月,戈尔巴乔夫宣布重返政坛,成为反普京阵营的一员。他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采用的依然是“斯大林式的行政体系”,普京政策“正在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进程”。(2)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久加诺夫。久加诺夫指责普京政府至今没有制定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而是奉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大大损害了俄罗斯过去的大国形象。(3)前总理、现“人民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卡西亚诺夫。自称代表俄罗斯中层阶级的卡西亚诺夫反对普京高速发展的策略,主张谨慎对待发展。反对普京处理以尤科斯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寡头的方式,同时极力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

①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account/#>

② http://www.vedomosti.ru/companies/news/11056701/minekonrazvitiya_ponizilo_prognoz_rosta_vvp_rossii_v_2013_g

③ http://www.vedomosti.ru/finance/news/13043641/vsemirnyj_bank_prognoziruet_rost_vvp_rossii_v_2013_g_na_23

④ <http://www.gazeta.ru/business/2013/04/11/5252697.shtml>

⑤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第8页。

⑥ В. Путин на выс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стах. 4 октября 2012г.

行改革。(4)2005年3月退出棋坛进入政坛、“另一个俄罗斯”的领袖卡斯帕罗夫,指责普京政府腐败,整个国家弥漫着警察统治的气息。(5)2009年的俄罗斯首富、“奥涅克西姆”(Onexim)集团总裁、“右翼事业党”领导人普罗霍洛夫,他并没有直接尖锐地批评普京,而是指责其领导的统俄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垄断政党。这5人对普京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前俄罗斯社会对现政权的态度。2011年年底杜马大选引发了针对普京政权的示威游行,抗议浪潮持续到了2012年3月的总统大选和5月的总统就职典礼。就在普京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就有超过70万人在莫斯科几个地标性广场集会示威,其中不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和活动家。俄罗斯中产阶级首次走上街头,与其他社会各阶层一道抨击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要求彻底改革。2012年6月12日国庆日当天,又有数万人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提出给予公民在电视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时间、对各级政府进行改选、就加入世贸组织举行全民公决等要求,还有人打出“要求免费医疗和教育”、“消除官僚压迫”、“一切权力归人民”、“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等口号。反对派“左翼阵线”领导人乌达利佐夫在集会上宣读了“自由俄罗斯宣言”,要求国家进行新的选举和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重量级”反对派人物的出现、反对派结构的变化和有针对性口号的提出无疑会影响普京执政的社会基础。

(四) 政权阶层内部分化。2012年8月,超过60名俄罗斯政治和商界精英共同完成了一份非官方报告《普京的大政府和“2.0版政治局”》^①,认为叶利钦下台后俄罗斯形成了一种类似苏联时期官僚权威主义的权力模式,即一群人或几个集团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的集体统治模式,而普京将这种集团或集体权力模式个人化,成为集团内部利益及矛盾的协调人和仲裁者。报告指出,普京政权有回归苏联时期党权模式的趋向,主要有3个特点:不举行全体大会,政权内成员对决策制定过程不能产生实际影响,围绕政权存在若干精英集团,而且核心成员与总统普京私人关系的好坏是维持这种权力模式结构的决定因素。报告作者认为,目前普京领导的这种新形式的“政治局”共有8名来自于政商界

核心成员,他们分别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芬兰籍俄裔石油独立交易商根纳季·季姆琴科,“俄罗斯”银行董事会主席兼最大股东尤里·科瓦里邱克,前俄罗斯政府办公厅主任、现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被称为“普京影子”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接任“主权民主”理念“创始人”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和现任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这些人中包括了普京的私交密友、事业战友,甚至是生意伙伴,而普京在这一集团中起到仲裁和调和利益矛盾的作用。报告认为,目前该权力集团内部正在分裂,而国家也发展到了权力层与社会积极活动层面直接交锋的阶段。俄各个政治派别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普京领导的“2.0版政治局”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普京赖以维系权力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问题,则当今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普京执政会因失去结构支持而出现重大危机。

综上所述,从合法性概念经验型和规范性两个维度分析,普京政权确实已经在事实绩效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是绩效提升乏力,二是社会价值体系不再统合,此外还有来自于反对派的压力和政权内部出现的矛盾。

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经济发展受制于体制矛盾、资金不足、寡头垄断等内在固有因素,俄罗斯经济即便维持一定增长,但却非常脆弱,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波动甚至崩溃。一贯以经济发展绩效作为执政基本依托的普京政权,将会因社会满意度和认同度下降而出现执政危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京提出在保留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但又实行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推行“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这导致俄罗斯社会价值体系出现多元化和多极化,普京个人的权威形象及其“不完全民主”的治国理念也成为反对派攻击的“死穴”。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都要求普京不要当俄罗斯新一代“沙皇”,放

^① Доклад: Больш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и “Политбюро 2.0”. http://www.stratagema.org/exclusive/research/research_2391.html

弃对主权的过多关注,而投入更多精力在内部改革和建设上——普京治国曾经赖以维系的个人权威和国家权力两大概念支柱现在都不再被认同,反倒成为其潜在的危机因素。

三 普京执政前景

总的来说,目前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执政的认同度是稳中有降且出现波动。相比上两届任期维持在约70%的高支持率,2012年对普京表示支持的俄罗斯人从2月份的58%逐渐跌至年中的49%~52%^①。但这一数字还是领先于其他政治人物。因此可以说,目前普京执政所面临的危机是一个优劣并存的状态。优势方面在于普京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强大:2013年1~6月份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京总统执政业绩的满意率维持在62%~65%之间,而同期民众对普京个人的信任度也高于其他政治家,在31%~38%之间(2013年4月最低,为31%,且有55%的俄罗斯人希望普京在2018年下台^②)^③。调查还显示,在对普京个人品质的评价方面,俄罗斯人不但普遍认为年龄是普京当总统的优势,而且把行为积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等特质都归为支持普京的重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高达80%以上^④。调查也显示,高达60%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对俄罗斯目前的发展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这个数字与2002年时的调查结果相当^⑤。另在2004年和去年的两次相同的调查中,分别有68%和53%的受访者认为,将权力集中在普京一人手中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⑥。劣势方面,俄罗斯人对政权厌倦和怀疑的态度是普京执政最大的危机所在。民调显示,虽然有79%的受访者认为普京是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但有超过半数(56%)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普京在本届任期结束后继续留任,而应代之以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或其他人^⑦。调查发现,许多俄罗斯人都对普京治下的国家发展前景表示担忧:25%的人认为,即便是在相对较好的形势下,俄罗斯经济也难以保证增长,22%的人认为普京不能兑现竞选承诺。对此,列瓦达中心副主任阿列克谢·格拉日丹金认为,早在2010年,普京执政的危机就已经出现,人们对权力集中在普京一人手中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产生了怀

疑。目前这种怀疑态度有所增强^⑧。

此外,相比叶利钦时代,由于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发生变化,目前俄罗斯社会对政权的不满还要加上一种道德上的诘问,民众对政治权力层的欺诈、腐败、掠夺等恶行已经忍无可忍,而这种政治态度在俄罗斯人的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上呈现出分层现象。据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9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对普京及其执政方略表示支持(59%)的俄罗斯人中,对普京表示好感的人以“统一俄罗斯”党成员(88%)、受教育程度低者(69%)、女性(65%)和偏远地区居民(64%)为主,而对其持恶感的人则以男性(27%)、大中型城市居民(25%~26%)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25%)为主。同样,在不支持普京担任总统时表现的受访者(59%)中,不支持其做法的人以男性(29%)、大中型城市居民(38%)和受教育程度高者(24%~25%)为主^⑨。对苏联有历史记忆的中老年人和女性群体的观点相对保守,普遍支持普京及其施政措施,而年轻一代和俄罗斯男性则更趋向接受西方理性价值体系,他们也更多地对政权持反对态度。这说明政治客体的价值认同已经受到新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具备历史记忆的一代正在被西方价值观社会化的年轻一代所取代;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生命力依然旺盛,但也已受到挑战,这种碰撞产生的张力使普京执政既保有一定基础,也难逃危机。

①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9月数据:<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3013>

②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3年4月数据:<http://www.levada.ru/13-05-2013/populyarnost-putina-padaet-i-kreml-reshil-kontrolirovat-statistiku>

③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3年6月数据:<http://www.levada.ru/28-06-2013/iyunskie-reitingi-odobreniya-doveriya-i-polozheniya-del-v-strane>

④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10月数据:<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3271>

⑤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9月数据:<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3013>

⑥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2年4月数据:<http://www.levada.ru/03-04-2012/tretii-srok-vladimira-putina-dolzhen-stat-poslednim>

⑦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2年10月数据:<http://www.levada.ru/26-10-2012/40-rossiyan-ne-khotyat-videt-putina-prezidentom-posle-2018-goda>

⑧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2年4月数据:<http://www.levada.ru/03-04-2012/tretii-srok-vladimira-putina-dolzhen-stat-poslednim>

⑨ 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9月数据:<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3013>

能否保持优势同时遏制劣势,是普京执政走出危机的关键。普京执政要巩固原有基础并规避危机,同时谋求国家的成功转型,就需要兼顾价值体系和事实绩效两个方面。因为,这种建立在绩效证明和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自利和合法性”,是“政治秩序的基础”^①,也是俄罗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坚实保障。有学者指出,依据普京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主张及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新时代的发展特征,普京执政需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包括:(1)政治上寻求从刚性威权主义到弹性威权主义的转型;(2)经济上寻求从传统能源经济到多元经济现代化的转型;(3)外交上寻求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转型服务的务实外交^②。

从政治层面来看,普京政权未来必须变单向的权威为双向的权力-权利模式,形成及时反馈社会需求的“互动合法性”基础;既要努力用事实绩效证明自身能力和促进国家发展,也要用合理合情的价值观念博得社会认同。这要求俄罗斯现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经济发展上继续深化改革,同时利用和巩固俄社会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记忆依赖,推动新时期社会多元文化健康发展,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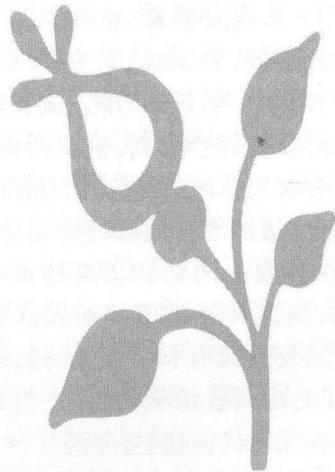
事实上,普京已经意识到政权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2013年6月12日,普京当选俄罗斯“全俄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每个愿意真诚地参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公民做出贡献。因此我们才建立全俄人民阵线。这是一个全社会性质的组织,它能够将我们的纲领付诸实施,完成所有公民的意愿,并使国家团结。”^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撰文指出,在“统一俄罗斯”党强势退去、普京个人支持率也难以保证的情况下,普京试图从中产阶级转向保守的城市底层,谋求重建支持自己新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④。

“我们用合法性概念来表达对权威关系的认同和接受。”^⑤对于处在转型深化期的俄罗斯来说,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事实绩效和价值体系两个维度上,还涉及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的认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出当前俄罗斯社会对政权是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这也反映了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普京执政危机所存在的一个悖论,那就是:全球化既改变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边界,也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社会价值体系;普京政权既要在内部改变一贯的权威主义作风,又需要保证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在实施国家对外自主性中的作用。这使得政权合法性的概念更加立体,结合了国内纵向的认同与国际横向的认同,要求政权在巩固自身执政基础的同时,还要保护国家自主性的动力,解决民族国家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当然,要使政权具备“接纳差异性和自主性”^⑥并使两者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是对未来俄罗斯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期国家理念和体制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1M5001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16页。

② 吴大辉:《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Кос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2 июня 2013 г. <http://www.kp.ru/online/news/1461244/>

④ Battles over the river, Jun 15th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579486-even-relaunched-political-movement-may-not-lift-vladimir-putins-ratings-battles-over-river>

⑤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第1页。

⑥ 同上,第19页。